

後漢書

冊
四



後漢書卷六十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蘇楊列傳第二十上

蘇竟傳

蘇竟字伯况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為博

士講書祭酒

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為講尚書祭酒

善圖緯能

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

文○劉歆曰案

字與

拜代郡中尉

無○劉歆曰按郡

時匈奴擾亂北邊

多懼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

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

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

隨姓弟名也弟音悌

竟病篤以兵屬

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

仲况擁兵據南陽陰縣為寇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

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臣賢按前書及三輔決錄

則不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執事猶言

左右也敬前人故呼其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走謂

執事者爾雅曰恙憂也走謂

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曰削書刀也研音午

見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劉歆為王莽竊自

依依末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

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

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智果智伯臣也逝去

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晉陽旦暮將拔

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勿復言智果見言之

智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

智之至也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聞君前權時

屈節北面延牙延岑字牙屈也乃後覺悟棲遲養德爾雅

曰棲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復先世數子又何

以加謂智果也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

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

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

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時疑誤

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真

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

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漢赤制祕經幽祕之

赤制解見玄包幽室文隱事明包藏也言緯書玄祕

事甚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唐堯劉累之後以火德

王雖遭王莽篡奪一時暗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

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

非其効歟

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肉鬻分三輔舊事曰鬻切千

段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

踟躕猶論者

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

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

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書十

六家有師曠八篇也

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

五星謂

辰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太白星北方

辰星久而不効

不効

謂出入失度也

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天

街歲星不舍氏房

前書曰昴畢間為天街氏房東方之宿歲星歲舍一次當次舍於氏

房今不舍之是變常也

以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

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

前書天文志曰卯尾為燕分漁陽是也

前書天文志曰寅為尾箕

燕之分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

斯怒命將竝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

亡新之末失行算度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

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或裴回藩屏或

躑躅帝宮謂紫繞淹留躑躅謂上下不去也裴回或經

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

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盈縮猶進退曲如鉤形也皆大

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

指麾妄說傳相壞誤音劉敬曰案文壞當作註註音怪聲相近故誤之由

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

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

丘秦豐之都也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是時月入于畢畢為天

網畢西方宿也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

畢求助天也史記曰周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於孟津也夫仲夏甲

申為八魁曆法春三月己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為八

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

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

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

也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眾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

之武當今均州縣也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

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

比卦坤下坎上坎為水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

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

秦延氏不得豫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德如何怪惑依

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詩大雅曰莫

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蔓于木之枝而茂盛喻于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回違也言不違

先道圖讖之占眾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

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

管蔡之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景

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也濟北王肥之子也吳

楚反時堅守不從景帝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

賢之徙封為淄川王也景帝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

能與天爭扁鵲之見桓侯項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

支持也左傳曰晉女叔寬曰天之所宜密與太守劉

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班固

樓遑遑孔席不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莊子曰楚昭王

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

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

爵祿已復矣又向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秦始皇遷太

賞之有遂不受也秦始皇遷太後歸於咸陽爵茅焦為上卿焦辭不受事見說苑也

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又與仲況書諫之文
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

議扶風馬援班彪竝器重之三公輔決錄注曰唯有孟

京北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於身竟終不伐其

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于

家

楊厚傳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

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綈

裘中說文曰綈厚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用爾其

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

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益部

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續舉河東方正拜祁令甚

有德惠人為立祠樂益部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

尚書以夏侯建初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
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樹山袁

松書曰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寺舍人庶稱神也自是朝廷災異多

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位至光祿

大夫爲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母初與前妻子

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

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具反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祿大

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

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爲貴相凶也又京師及郡國四

十一兩水鄧太后專政也時統爲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以問統

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

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

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極音紀反太后從之星

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爲中郎太后

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曰鄧后問厚曰大將軍鄧

後漢書卷六十一上列傳五十一中華書局聚

不應以此不合其旨復習業捷為不應州郡三公之

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

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

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之

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十七弱暴漸之効也宋均注

云五七三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

宜蠲法改憲之道蠲明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

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

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

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

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

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

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

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暴水殺千

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大尉龐參免荆交二州蠻夷賊

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也陰私明

年宋阿母與宦者褻信侯李元等違姦廢退阿母順帝乳母

山陽君宋娥也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

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闔宦

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

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固稱

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

上名錄者二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

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古禮謂以東帛加璧安車蒲輪等遂辭疾

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

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爲立廟郡

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後漢書卷六十上

[Faint, mostly illegible vertical text columns]

後漢書卷六十上考證

蘇竟傳夫仲夏甲申爲八魁注冬三月甲寅壬戌○
監本壬戌作壬寅臣會汾按上文言春三月己巳
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則十二
支中皆越四位取之獨除去子午卯酉不用也冬
甲寅當配以壬戌作壬寅者非是定從宋本

後漢書卷六十上考證

後漢書卷六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郎襄列傳第二十下

郎顛傳

郎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

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

也星算謂善天文算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

中季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

分爲一六日七分也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奉音

反扶用安帝徵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吳縣名屬

蘇州縣也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

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

取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

遂終身不仕顓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
 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
 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灾異屢見
 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顓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
 妖象地見灾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
 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灾異所生各以其政變
 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所生灾所起各
 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
之亦除鄭玄注云改其政者謂失火則行水令失
 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灾除去也不可
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伏惟陛下躬日
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灾除也思過念咎務消
 昊之聽温三省之勤論語曾子曰吾
 日三省吾身也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
 祗悔祗大也易復卦初
 九曰無祗悔元吉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
 脩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

德關睢政本周南詩序曰關睢風之始也所以風天

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

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

孔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伏見往年以

來園陵數灾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廡災炎光熾猛

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

灾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灾火又

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居室自頃繕理西苑

修復太學永建六年也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

殷去奢即儉帝王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

毫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夏后

卑室盡力致美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又魯

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魯之府

貫事也言因舊事則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
可何必更作見論語

稟邱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

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

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

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

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易稽覽圖曰日

蒙之比也陰言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此非一也邪

臣謀覆言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

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為霧也比

音庇○劉敞曰注云陰得陽案得當作覆又陽字下

也合有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

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

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易繫辭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
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

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
飛候參察衆政京房作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

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

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

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為

逆行也夏令則熒惑志正月三日至于九日三公卦也凡

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

卦直日之法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音義云分

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兩而比曰三魁下六

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

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

也體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

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嚴也赫赫顯盛也

後漢書卷六十下 列傳 三一中華書局聚

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

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六斛四斗

曰四斗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四釜為鍾也○劉

攷曰注四斗為豆按斗當作升又云四釜為鍾四當

十作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

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灾眚興致升平其可得

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也三公長吏不良既咎州郡

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

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疎小網數謂緩於三公三公非

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

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

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鑽鼎鑊死不敢恨謹

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就尚書

顛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

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戇不識忌諱故
出死忘命懇懇重言也重再誠欲陛下脩乾坤之德開

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

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

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顛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

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詰闕所上章也條便宜七事

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

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

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

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

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

僖遭旱脩政自勅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考異郵曰

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

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

舍齊南郊也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六月傳僖公由此言

也天之應人敏於影響也疾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

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為南方為徵故願陛下

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

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

不旋日夫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

立應以善為惡一時天立應以惡諸侯為善一歲天

亦立應以善為惡一時天立應以惡諸侯為善一歲天

日立應以善為惡一時天立應以惡諸侯為善一歲天

陽即指如是則景雲降集眷診息矣景雲五色雲也

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嶺以

陵園火災故引之也昔診謂災氣

二事去年以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

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温為實清濁為貌易稽

覽圖曰有實無貌屈道人也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

注曰有寒温無貌濁清靜無寒温此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

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温不効

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

以温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陰占曰日乘則有妖

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

積所致立春前後温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

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

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

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

注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今年

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

門灾成戊己戊亥之間為天門也○劉攽曰案文戊當作戊注云戊亥之間是也今春

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灾眚之

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

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

收稍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

旱之灾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

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烏

木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絺足履革烏兵木無刃衣縕無文約身薄賦時

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

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高宗

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則耳而雉祖己曰雉者野鳥升于鼎者欲為用也無鼎

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

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

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王紀曰高宗景以延年春秋

宗饗國五十有九年帝百歲也宋景以延年春秋

曰宋景公時災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

雖然可移宰相公曰宰相寡人所與理國家也曰可

移於人公曰誰以我為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

歲飢人餓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

天必三年君延二十一年矣災惑果退三舍也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

明也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熒惑以去年春分

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

翼九度翼南方今反在柳三度柳東方則不及五十

餘度言熒惑也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

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

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熒惑南方火盛

要集曰天有五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

帝五星為之使

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

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

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

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

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殿表商容之閭歸傾宮之女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

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

皇胤多天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

篇之文也注云戲豫逸豫也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

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

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

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

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今願訪問百僚有違臣

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矣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

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

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方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旂參星下四小星為

玉井其外四星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

火也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為時候故曰大

辰大火為大辰罰又為大辰爾雅曰罰謂大辰也北極亦為

大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巡曰北極也所以孛一

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

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

宿主兵其國趙魏天官書曰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

趙魏之分也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

西方白氣入玉井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

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

賦歛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

也回易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七年改爲太尉韓詩外傳

曰司馬主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宜以五月丙午遣太

尉服干戚建井旗執持楯斧所以厭金氣也井南方

火宿也鳥隼曰旗也以火勝金書玉板之策引白氣

之異玉書祝辭於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

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日以五月丙午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

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

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考勅其所

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立猶定也時

姓名未定也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

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

備後灾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

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

謹在中台謹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

陰陽不調五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絕川谷不流

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

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自司徒居位陰陽多

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

謬時劉崎為司徒至久無虛己進賢之策天下興議

異人同咨數咨嗟也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十月己丑夜

有白氣入玉井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此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

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禳之將負臣言遺患百

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

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基當作蕃謂以三蕃之法推之也詩汜歷

後漢書

卷六十一

下

列傳

八

中華書局聚

為之十詩汎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

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言神在戌

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

雌祕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

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易困卦唯獨

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

澤水在澤下是謂竭涸之象故以喻困致命遂志謂

君子委命固窮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謂順

不離於道也為濟陰王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

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為戍仲

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漢法肉刑三

當剽者答三帝除之當黥者髡鉗城旦春至今適三

百載帝自文嘉二十三年合三百刑至順宜因斯際大蠲法

百載帝自文嘉二十三年合三百刑至順宜因斯際大蠲法

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
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
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
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詰顓曰對云白虹貫日政
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
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
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
顓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
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

禮記月令

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北民仲春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是遵

其行也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

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
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

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

則哲之重尚書曰知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也參豫公

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

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

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北斗魁

為機第五為衡於天文為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

有尚書猶天有北斗主為喉舌斟酌元氣運平四時

出納王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

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欲使尚書臣誠愚戆不知折

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

歷改憲春秋保乾圖曰陽起於一天帝為北辰氣成

歲斗歷改憲也○劉攽曰按文計當作斗注三百四

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度

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

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

也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令孟春

天子衣青衣服蒼玉也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

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

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

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

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

道也臣顛愚蔽不足以荅聖問顛又上書薦黃瓊李

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

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

罰論語孔子曰不以人廢言怔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剡舟剡楫

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剡木為楫聘賢選佐將以安天

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

羣龍喻賢臣也鄭玄注易乾卦云爻皆體乾羣

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

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

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曰赫赫王命仲山

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詩大雅也將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

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

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

來歎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

三公九卿也

是以災

害屢臻四國未寧

四方之國

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

以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

論語色斯

舉矣翔而後集

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取貧賤

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釀來無所樂進無

所趨

無爵也

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

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

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吁嗟化不

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戾其咎由此四始謂

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

為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

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豈可不剛健

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

謂大業之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樂道術清亮

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

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言明

有道則袞冕而執玉也

異消復也朝廷前加優寵賓於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

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

成聲震宇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善人為

國三年乃立也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

以勝殘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

去殺殘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

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

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

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為天精謂之精氣春秋

孔演圖曰正氣為帝間氣為臣宮商為佐秀氣為人天_也之生固必為聖漢宜

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

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論語曰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歸仁子奇穉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八為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

大化見說苑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

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

姓所歸臧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

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

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傳曰元年春正

也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

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禮記正月

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北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順

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

循軌四時和睦五緯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

錯逆霾霧蔽日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霾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

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

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

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

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

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帷幄謂謀也何天戒之數見

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

獲斷金之利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

後漢書卷六十一下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者明其不可久聞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
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靄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

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

之中靄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

聲日玄鳥至又五日靄乃發易曰靄出地奮豫豫卦坤

坤為地震為靄靄在也故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之上帝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帝也靄者所以開

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靄而解資雨而潤易解卦

解而靄雨作靄雨作而故經曰靄以動之雨以潤之

易說卦文王者從寬大順春令則靄應節不則發動於冬

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靄不靄太陽弱也今蒙氣不

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之

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

合其明易乾卦文言之辭也大人天子也璇璣動作與天相應

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蠹反作其時

無歲則歲飢也陛下若欲除灾昭祉順天致和宜察

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

聲乃發天皓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

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

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三星孝經鉤命決曰歲

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尚書洪範記曰月行

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

重華也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

金木相賊而反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此以陰陵

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卯為房心宋之分也

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夫也見藝文志○歲星出

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

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

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

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

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

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曰

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五

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

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赤

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
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黑衣牲各依其方
色皆燔雄雞燒豕豬尾於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
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檀弓臣聞皇天感物不為
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見檀弓

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

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

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

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

織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比類也時恭陵百丈

庶災仍有光曜不絕明此天灾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

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

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

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

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灾為其方也簡少也方法也願陛下

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

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

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

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旱也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

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二年七月皆

略如顛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郡孫禮者積惡凶暴

好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顧

以此結怨遂為禮所殺

襄楷傳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隰陰縣在隰

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

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灾異尤數延熹

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

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

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全數

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

常道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為端門軌猶依也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

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

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太白

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為罰星也於

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

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切執法天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為掖門太微南四星為

執法切為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

仁德不脩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

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

獸害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元年洛陽城傍

竹栢葉有傷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

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誼續漢

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京於占亦與竹栢枯同自

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蠹而臣作威作福刑罰

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

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瓚字文理平

豪強中官親戚為百姓所患瓚深疾之到官收其魁

帥殺之所臧匿主刑使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

宗室不忍致之于刑使外親張子禁怙恃榮貴不長

南陽太守時桓帝美入外親張子禁怙恃榮貴不長

法網瑨與功曹岑暉捕子禁付宛獄答殺之

桓帝徵瑨詣廷尉下獄死瓚音質瑨音晉

而陛下

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

採察劉茂共上書訟瓚等帝不納而嚴被譴讓憂國

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

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自陛下即

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

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梁冀寇榮孫

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

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李

雲同日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

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

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

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廣雅曰讞疑也

謂罪有疑者讞於廷尉也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

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

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淫疾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史記曰太姒文

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

康叔封冉季載同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脩德省

刑以廣蠡斯之祚詩國風序曰蠡斯后妃子孫衆多也注云蠡斯蝨蟻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妬忌唯

也注云蝨蟻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妬忌唯又七

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

延熹七年也袁山松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

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為

符瑞大入天子也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舜沈璧於清河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

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壁以

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

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文石取以扣樹當

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始皇逃

之死於沙丘史記曰始皇崩於沙丘平臺王莽天鳳

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龍墮地死黃山宮中

百姓奔走往觀者乃有萬數莽惡後漢誅莽光武復

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

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

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左傳魯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

星也至二十年諸侯會宋公以伐宋秦之亡也石隕東郡史記

于孟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人或刻其

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傍舍誅之燔其石劉攽曰注盡取石傍舍

園陵相近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鄂鄂不有大喪必

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

壞者也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入臣以爲河者諸

侯位也孝經援神契曰五岳視清者屬陽濁者屬陰

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

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

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

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

子書之以爲異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異麟非中國獸也劉攽

文注何以異案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

明德于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

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

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戴維一名戴勝蟋蟀促

立秋促織鳴言雖微物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

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

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疆臣又

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

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陛下

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為劉瓚成瑨除罪辟追錄李

雲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鬪比年

日食於正朔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三光不明五

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

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

不行故國胤不興曰太平經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

邪有三名曰太陽地陰中和形體有三則立為天地人

氣有三名曰日月星北極為中地有三名為山川

與平土人為三日月星北極為中地有三名為山川

三者常相得腹心不疑也失銖分使同故一憂合成一家

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失銖分使同故一憂合成一家

天師曰善哉子之玉言也但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

也十應和而生其玉言也但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

女雖日百施固無生者真其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

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得其地也名焉

反斷絕天氣而無所生國成今太理國之道多有不生子者

少入則國貧今天上皇少氣已到地 孝冲孝質頻世短

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虐故周衰
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
徒生於其時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

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殷紂

范睢曰以任鄙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詳何世也

好色姐己是出為妻常與沉湎於酒事見列女傳以

葉公好龍真龍游廷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

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見之棄而反走五色無主是葉公子

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

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

而帝座居其中宦者四星唯供市買之事也

意常伯侍中也尚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

也陀但聲轉耳並謂佛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

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

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或言當時言也

始為浮屠之化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天神遺以好女浮屠

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

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女於佛佛曰此是革囊

穢耳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姪女豔婦極天

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乎書

上即召詔尚書問狀文○劉歆曰案諧曰臣聞古者本

無宦官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元帝時

石顯為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書百官之本

宜以公正處之武帝游晏後廷故用宦者非古制也

古不近刑人之法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

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

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

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

誅諸呂張澤闈人也絳侯周勃誅諸呂乃迎立代王

宦者令張澤喻告之乃去此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

其佐誅諸呂之功見前書

後漢書

卷六十一

列傳

九一中華書局聚

孫昌盛文帝使宦者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陛下獨奈何與乃鋸餘人載於是上笑推下趙談

談泣而下車文帝生景帝其後昌盛也 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

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偽託神靈謂上于吉造合

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

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恆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

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

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

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

又神有北溪海州有曲陽城北有羽潭水壽州有曲陽城

也縹青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下而丹目合乎吾之

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主仁而有赤者太陽天

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來

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符水以療病吳會人

多事之孫策嘗於郡樓上請會賓客乃盛服趨

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二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

請之母謂策曰昔南陽張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
殺之策曰昔南陽張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
漢家法律常著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
助化卒爲蠻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
也卽已催斬之懸首於市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

多巫覡雜語太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

垂象爲人法故當承順五行也又曰天上常有神聖要

語謂神呪也呪百中百十中十其呪有可使神爲除

災疾不用之所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

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卽位以楷書爲然太傅陳

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致禮請中平

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前書武帝策

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

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

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

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范

甯穀梁序曰左氏豔而富其敝也巫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頻至蘇竟飛書清我舊陰

陰縣屬南陽與光武同郡故云我舊也襄郎灾戒寔由政淫

後漢書卷六十下

後漢書卷六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擘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郭伋傳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

前書云解字翁伯河內軹

入徙茂陵也

武帝時以任俠聞父梵為蜀郡太守伋少有

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漁陽都尉王莽時

為上谷大尹

王莽改太尹守為大尹

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連

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

右姓猶高姓也

各擁眾保營莫

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

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

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為漁陽太守漁

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離猶遭也民多猾惡寇

賊充斥杜預注左傳曰充斥見也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

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

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

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羣起九年徵拜潁川

太守召見辭謁因辭而謁見也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

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莊子曰河潤九里君

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鬪當一士耳深宜慎之

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反襄城召

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

命謂擅放降賊也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

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駱驛連續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

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卽引見并召皇太子諸

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

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

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

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

與參政事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

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

遠來曹輩也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

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

從事計日當告之劉敞曰案下文多一當字上文問者云當此下文著當字無理

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

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爲大司空帝以并部

尙有盧芳之傲傲急也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

不召伋知盧芳夙賊

也夙舊

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

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

方劉放曰案隨字至隋時去之單作隋今此宜作

隨遂謀脅芳降伋乃亡入匈奴伋以老病上書乞

骸骨二十二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

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

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傳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

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

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

姓惶擾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

賜以棨戟

漢雜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

刻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

復使之河

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屬河東郡聞賊規欲

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趨擊斬

異等賊遂翦滅拜成臯令成臯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視事三

歲舉政尤異再遷為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

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

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排音蒲拜反冶

鑄者為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囊古字通用也用力少見功多百姓

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

於召信臣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

富之開通溝渠凡十數處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

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反旅

謂班師也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

德威侮二垂也二垂謂西與北也陵虐中國邊民

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

弓也曰橐韜也音高詩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

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

冀一休足於內郡行役也止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

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衆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

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雜也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驚

之師皆驚擊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陛下起兵十

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言其和睦歡悅也今若

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壘軍壁也士卒之

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

侍從宿衛言士卒得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

以下咸懷樂土不讎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

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史吏謂初爲郡功曹也遭陛下

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

稱○劉歆曰案收養無義合作牧奉職無效久竊祿

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

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

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

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

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

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尙

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

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

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

持威重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

使符音義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

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

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

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

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秦昭王

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無忌號信陵君其姊

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

救於魏魏平原君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實持兩端

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于姊耶公于患之過侯嬴問

之嬴屏人不語曰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

其仇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

口以請如姬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是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傳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爲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過於己矣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爲市

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百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今既入貨殷繁故一日四合也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

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

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廣雅曰茹食也時天下未定士多

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

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劉敞曰案上文益當在徒字上奮既

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

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

召財貨連轂彌竟山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

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

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

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

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

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
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
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爲羣氏所信向
奮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
急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
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
都太守奮自爲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
改操爲政明斷甄善疾非甄明也見有美德愛之如親
其無行者忿之若讐郡中稱爲清平弟奇游學洛陽
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博
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刪定其義也奮晚有子嘉官至城
門校尉作左氏說云說猶今之疏也

張堪傳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
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
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卽位中
郎將來歛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
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
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
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
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旣拔堪先入據其
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秋毫者喻
也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
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
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
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

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
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
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
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
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
捲握之物足當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而堪去職之日謂珠玉之類也
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良猶甚也拜顯爲
魚復長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魚復縣北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
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傳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

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

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更名漢昌

世爲邊郡

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成哀間爲右

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王莽改益州為庸部皆

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

謂巴蜀也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

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

喪歸葭萌葭萌縣名屬廣漢郡今利昌縣即漢葭萌地也載船觸石破沒

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眾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

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

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漢字公子見儒林傳京兆隴

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

謁范為功曹謁請也會融為州所舉案舉其罪案驗之范知事

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

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

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

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

曰君困厄瞽亂邪鄭玄注禮記曰瞽目不明之貌語遂絕融繫出困

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

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楚王英故謀反也故

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

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

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

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

坐老子曰善人為不善人之資也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

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

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

也貰赦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

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劉攽曰按文人當

入作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

虞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

頭頭藝火營中星列持用兩炬交縛如十字藝其三頭手

虞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

中中蓐食晨往赴之於蓐食早起食斬首數百級虜自相

麟藉死者千餘人相麟藉也藉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

頻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

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

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

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

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

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絳音則協韻

反反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

粟悉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
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
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
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縱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
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
聞范名以爲然卽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
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爲譏卒于家初范與洛陽
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
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
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

矣

信音伸

若夫高祖之召欒布

欒布梁人爲人所略賣爲奴梁王彭越贖爲梁

大夫使於齊漢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

召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

不行而疑以為反則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

尉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

義能徒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王堂傳

王堂字敬伯廣漢鄭人也初舉光祿茂才光祿舉之為茂才也

遷穀城令治有名迹穀城屬東郡故城在今齊州東阿縣東永初中西

羌寇巴郡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

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

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庸即上庸縣也故城在今房州清水平縣西

也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

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為用掾史固諫

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阿曲以死守之

卽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

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爲將作大匠

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

續漢志曰議郎秩六百石無員

復拜魯相政

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

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

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

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

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

時大將軍梁商及尙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

後廬江賊進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卽便奔散而商

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

遺令薄斂瓦棺以葬子穉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

劉焉以爲蜀郡太守有治聲

蘇章傳 族孫不章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為右

將軍前書曰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名也祖父純字桓

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持執也執毀譽之論謂品藻其臧否士友

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

思之三輔號為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永平中為奉車

都尉竇固軍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固自為奉車都尉

尉蘇純但從之耳為當作從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少博

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數

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武原令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

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

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

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

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爲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于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暠爲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暠爲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暠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

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

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子胥

復讐鞭平王之尸解見寇榮傳

乃藏母於武都山中

武都郡名其地在今天成州上祿

縣界有仇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中也

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

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剋會嵩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廩

在寺北垣下

說文云廩芻稟藏音工外反垣墻也

不韋與親從兄弟潛

入廡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嵩

之寢室出其牀下值嵩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

書而去嵩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

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

知嵩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

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嵩匿不

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

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歐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

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
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
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闔廬之威因
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
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
靡資強讐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
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惟慮出於百死
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
斷首以毒生者也毒苦使曷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
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以
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
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曷素善後
奐頗有隙及熲爲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

不詣頰既積憤於奐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曷事以爲曷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鳩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卽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及段頰爲陽球所誅天下以爲蘇氏之報焉

羊續傳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爲太常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爲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

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

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

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安風縣屬廬江郡續復擊破之斬首

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民原免也賦與

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

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

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

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

不震懾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

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為上言宥其枝附

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損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百姓

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

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

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詣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

敝祗裯鹽麥數斛而已

說文曰祗裯短衣也廣雅云即襜褕也祗音丁奚反裯音

丁勞反

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

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

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

騶騎士也

其所之往

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

以示之

緼故絮也

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

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

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賄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

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敕太

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賈琮傳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

聊城今博州縣

舉孝廉再遷為

京兆令

劉攽曰案無京兆縣又未可為尹明多兆字是河南京縣令也

有政理迹

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璫瑁異香美木之

屬莫不自出

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鸞翡翠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廣

雅曰璫瑁形似龜也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

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

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

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阯刺

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

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自活

劉攽曰案文自活非本傳文

是注以解聊生耳

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

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

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

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癭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爲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傳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褒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爲茂才除高成令

高成縣屬渤海郡也

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

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往來猶也長吏新到輒發

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治寇

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

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

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

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

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

矣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

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勞苦割剝也故黎

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

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

一而稅周謂之徹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

也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

畝而蝮災自生

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不肯

盡力於公田起履踐案行擇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蝮

注云上謂宣公變易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左傳曰

公田舊制而稅畝也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

焉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

亡王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傳曰君舉必書書而

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

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

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

岱為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

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

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

康孫尚為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

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
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
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遣其
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
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
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飢戾死者將半朝廷
愍其守節拜子儁為郎中少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
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
有名稱

績字公紀
吳志有傳

贊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民作謠言奮馳

單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

易曰西南得朋廉范遷蜀郡太守百姓便之蜀在西

南故曰堂任良肱

謂委任功曹陳蕃主簿應嗣郡中大化也

二蘇勁烈羊

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衝翱

翱兵車也音彭協韻音普滕反

後漢書卷六十一考證

杜詩傳造作水排鑄爲農器注排當作槩○槩字諸本皆誤作橐從宋本改

廉范傳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縱訪之○臣會汾按緣縱謂縱馬任其所之隨後訪之也諸本或作蹤則上下文義不貫從監本義長

王堂傳簡覈才職○職字應照宋本作識

蘇章傳段熲爲陽球所誅○臣會汾按段熲事具載陽球本傳諸本並誤作楊今改正

陸康傳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注季孫欲以田賦○以字監本作益臣會汾按左氏傳本作以今從原文改正

詩守南楚○守字監本作定今從宋本改正

後漢書卷六十一考證

待守自... 文苑正

文苑正

...

...

...

...

...

...

...

...

...

...

後漢書卷六十二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樊陰列傳第二十二

樊宏傳 子儵 族曾孫準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

甫封于樊因而氏焉樊今襄州安養縣也為鄉里著姓父重字

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

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

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

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

灌注鄗元水經注曰湖水支分東北為樊氏陂東西

氏既滅庚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為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

後漢書卷六十一 列傳 中華書局聚

之西
南也

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

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

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

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

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

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

責音側
界反

諸子從勅竟

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

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爲宏妻湖陽由

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辟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

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

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

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爲將宏叩頭

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營壘

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

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

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

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卽位拜光祿

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長羅縣屬陳留郡

故城在今滑州十三年封弟丹爲射陽侯在射水之

曰泚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射城北建武十三年

射陽縣疑遠兄弟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

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

追爵諡爲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

其墓賞賜大會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

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執也天道

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

好謙也

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勅騶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臧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臧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諡曰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

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西北

俗名平望臺也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

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

假貸人者不自以為德不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故衆人稱善也說苑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

劉歆曰注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案食人而已何若乃故輒擇善人明此是養字或云當云善食人者若乃

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

道實廩以崇禮節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

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

殊間哉言不異也間音古覓反

儵字長魚○劉歆曰樊儵字長魚按儵非魚類與名不合疑本是儵字儵即魚名可爲字也又

按儵弟名鮪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

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饘糜

也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嚴彭祖也建武中

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

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

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土校尉復土

校尉主葬事復土於擴也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

祠禮儀以識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

海內大儒儵皆以為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

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

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

並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東平王徙封儵燕侯燕縣名屬

東郡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

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

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

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

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公羊傳之文也將者是

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周公之弟管蔡二

公攝政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

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鳩叔牙

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兄君

臣之義也得上蔡音薩○劉歆曰注何臣等以荆屬託

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劉

歆曰按文臣等專誅而已專謂不帝歎息良久儵益

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

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謂

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弟尋玄鄉時特進一言

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宏為但以貴寵過盛即為

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

十年儵卒贈贈甚厚諡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音問

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負謂欠負坐

死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

因此為姦儵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錫醪醇酒汁滓相

將也每輒擾人吏以為利儵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

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郡並令從之長

子汎嗣以次子郴梵為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

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

高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三署解見和帝紀悉推財

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汎卒子時嗣時

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復封建

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

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

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勤字伯宗為京宛二縣令零陵

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

準或作淮

父瑞好黃老言清靜

少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

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

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

儒學陵替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

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成王賢主崇明師傅

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左右也

及光武

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

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

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

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

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

禮記云闕里人也

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也

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

也告歸謂休假

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

安車坐乘之車

也歸

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

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

皤皤白首貌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

良士華首謂白首也

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

衍衍和詳樂貌也

覽羣言響如振玉

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

朝者進而思政罷者

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

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

開門謂開一家之說

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

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

言永平今學者蓋少

劉攽曰案文蓋當作益

遠方尤甚博士倚

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諫諫之辭

諫

諺言也音踐前書曰昔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亦

欺傳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傳

曰鄭入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今子相鄭立謗

政鑄刑書人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

將盡爭之鄭其敗乎杜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

預注云錐刀喻小事也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

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

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

使繼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

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

業之道周易曰君子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

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

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

損茲曰太厥災水洪範五行傳之文也言下人飢饉

也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

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羣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由

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

省約而在職之吏尙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

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韓詩之文也今可先令

太官尙方考功劉攽曰案功當作上林池籩諸官

實減無事之物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

池監也太官掌御膳飲食考工主作器械尚方主作

刀劍器物籩者於池苑中以竹綿聯之爲禁籩也實

減謂實覆其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五府謂

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調徵發也省減也中如此則

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彫殘恐非

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

故事

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務在禁苛

遣使持節

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

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先時

零羌斷隴道大為寇害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故曰西屯役也東州謂冀兗州時又遣光

祿大夫樊準呂倉分冀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

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

之計也反衣音於既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

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

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廩食廩給慰安

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

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募年間穀

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暴準外禦

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

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說文曰塢小障也威名

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三轉為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為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傳

弟輿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乃以識為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滎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並屬南陽郡也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以為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

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爲關都尉鎮函谷遷侍
中以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

原鹿縣屬汝南郡俗本鹿作慶

誤者

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

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
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
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如虞延
傅寬薛悝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卽位拜爲執金吾
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諡曰貞侯子躬
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爲奴所殺無子國絕永寧
元年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
女爲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
黃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
日南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
 為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
 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
 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
 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
 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
 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
 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
 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
 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
 望誠為盈溢缺音羌志反前書音義曰缺臣蒙陛下
 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
 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

邪亢龍有悔

易乾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悔吝之災也

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

眇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

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

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

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

尚書曰成王將崩命

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

會疾瘳召見興

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

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

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

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

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

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

遂擢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

勅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

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

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固讓安

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強

力敢直言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

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鮑陽封興子慶

為鮑陽侯鮑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在鮑水之陽也音紂慶弟博為灑強

侯灑強縣屬汝南郡在灑水之北博弟員丹並為郎慶推田宅財物

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擢為黃門侍郎慶卒子琴嗣

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

賜策追諡興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

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為新陽侯新陽縣屬汝南郡故

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衆

譽顯宗卽位以就爲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酈邑公

主光武女也公主嬌妒豐亦狷急狷疾也音絹永平二年遂殺

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

刑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爲相

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

形見雜五行書曰竈神名禰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

竈令婦孝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

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

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

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

苗胤傳龜襲紫恂恂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金印龜鈕見應劭漢官儀

後漢書卷六十二

黃芝字季雅，南郡公安人也。少為縣吏，有節操。
 芝嘗曰：「吾嘗聞古之有士者，必先其心，然後其言，
 然後其行。心正則言直，言直則行忠。忠則事上，
 則下。故君子必先慎乎心。」芝嘗曰：「吾嘗聞古之
 有士者，必先其心，然後其言，然後其行。心正則言
 直，言直則行忠。忠則事上，則下。故君子必先慎
 乎心。」芝嘗曰：「吾嘗聞古之有士者，必先其心，
 然後其言，然後其行。心正則言直，言直則行忠。
 忠則事上，則下。故君子必先慎乎心。」芝嘗曰：
 「吾嘗聞古之有士者，必先其心，然後其言，然後
 其行。心正則言直，言直則行忠。忠則事上，則下。
 故君子必先慎乎心。」芝嘗曰：「吾嘗聞古之有士
 者，必先其心，然後其言，然後其行。心正則言直，
 言直則行忠。忠則事上，則下。故君子必先慎乎心。」

後漢書卷六十二考證

樊宏傳令出辟伯升○辟字一本作譬注曉喻也

樊宏族曾孫準永平之初○臣人龍按明帝永平元

年戊午至和帝永元元年己丑相隔三十餘年前

既云永元十五年準爲郡功曹上復云遷御史中

丞則此安得復云永平之初當是安帝永初之初

耳

建化致理○致字監本誤作之今從宋本改正

實減無事之物注以竹綿聯之○宋本竹字下有帛

字臣會汾按此謂以竹爲籬籬耳帛何所用之當

因下下有綿字故誤也從諸本刪

陰識弟興後改封爲新陽侯注新陽縣屬汝南郡○

監本作屬汝郡脫南字又故城監本誤作故地今

俱從宋本改正

後漢書卷六十二考證

楚與書卷六十二

楚與書卷六十二

楚與書卷六十二

楚與書卷六十二

楚與書卷六十二

楚與書卷六十二

楚與書卷六十二

楚與書卷六十二

楚與書卷六十二

楚與書卷六十二

楚與書卷六十二

楚與書卷六十二

楚與書卷六十二

楚與書卷六十二

楚與書卷六十二

後漢書卷六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朱浮傳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

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

曾乃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

武二年封舞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

迹風化之迹也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

為從事岑後為梁州牧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

乃多發諸郡倉穀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

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謂甲兵糧

儲也左傳曰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矜誇多頗有

不平因以峻文詆之詆嚴切也寵亦狠強兼負其功

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

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

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之質正曰蓋聞知者

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

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

段及莊公即位武姜為之請京使居謂之京城太叔

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封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出

奔共伯通以名字典郡伯通彭龍字也有佐命之功

光武初鎮河北龍遣吳漢等發步兵三千人臨人親

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

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

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光武

賜龍號大將軍故
云任以威武也
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

喻也以屋為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曰趙盾田於

靈輒餒問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
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媵母未詳也

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龍為漁陽太守建忠而不

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

步拜起何以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

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

梟鴟之逆謀梟鴟即鴟梟也其子適大還捐傳世之

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

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

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耿况字也况為上谷太守俠遊謙

讓屢有降挹之言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

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執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

浮密奏寵上徵之寵妻勸寵無應徵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

也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

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寵得書愈怒

愈猶益也攻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

郡畔戾北州憂恐浮以爲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

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為帝怠於敵不

能救之乃上疏曰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

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

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

爭強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

于齊曰無假道於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

信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勝妻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乃

竊兵符奪晉鄙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以為陛

下必棄捐宅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無音從圍

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

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征匈奴陳豨黥布

也等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

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今秋稼

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

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上曰弛釋下也

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年

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

今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

未充故須後麥耳須待也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

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

長反遮之兵長兵之長帥也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

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

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

代賈復為執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並自敗帝以

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

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

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

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

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日月犯星也三光五典紀國家

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潔

也秋教鴻範別災異之文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爲武王

類也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徵驗陛下哀愍海

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宥寬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

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

明哉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白然以堯舜之盛

猶加三考考謂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曰大漢之興

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

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爲吏者長子孫

事吏不數轉至子孫而轉職今倉當時吏職何

後漢書卷六十二列傳四一中華書局聚

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
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
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
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
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
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
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
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
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
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見

論語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

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
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

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

刺舉卽州牧也

浮復上

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

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

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

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

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

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

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

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尙書之平決於百石

之吏

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目謂令采察也平謂平決也

故羣下

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

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

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

貽遺也

夫事積久則吏自重

猶重

也愛惜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周天三百

六十五日即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行一度一年十二日除小

月六日即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行一度一年十二日除小

之一十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一一年餘十一日四分日

得再閏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

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

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

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

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

建太學造立橫舍橫學也或作比日車駕親臨觀饗

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雍和也書曰黎民

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

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

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儀曰

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

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

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

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

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

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

國失禮求之於野劉歆移書太常曰夫禮失求臣浮

幸得與講圖讖與音預故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

融為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免二十五年徙

封新息侯帝以浮陵轢同列每銜之陵轢猶欺蔑也惜其功

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無正據也書

曰明清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

後漢書卷六十二列傳六一中華書局聚

唐堯大聖兆人獲所也獲得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

內之心優遊謂優柔也四凶者鯀共工驩兜三苗左

傳曰舜流四凶族今云堯者舜為堯臣而流而天下咸服罪使天下咸知然後極罰極誅也音浮

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

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

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

宰相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

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

不如子起曰理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

曰孰與起田文曰曰守如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賓從

下而信位加吾時屬之於田文曰乎屬之於國疑大臣未附百

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乃朔方公孫弘諫上也難為罷弊十策弘上使朱買臣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

者三出三謂動容貌正顏色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籩豆

也小細之務有司所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

覈三公課其殿最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

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

篤乎賈誼曰廉恥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

也是時人告周勃謀反繫長朱浮議諷苛察欲速之

弊然矣論語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帝明察速則不達

引焉得長者之言哉前書龔遂為渤海郡太守王生

渤海宜曰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

馮魴傳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

城因以氏焉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

也○劉攽曰食菜馮氏案秦滅魏遷于湖陽為郡族

後漢書卷六十二列傳七一中華書局聚

姓王莽末四方潰畔魴乃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壘以

待所歸待真主也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

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

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

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

卿為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得全死無以為報

恩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

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

復言魴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

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眾唯魴自守兼有

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

臺即南宮拜虞令虞縣屬梁國本虞國舜後所為政

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郊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

賊羣起邾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

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

郡國反卽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鬪處知魴

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

聞帝至皆自髡剔

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髡也

負鈇鑽

說文曰鈇劉刃也鑽樁也音質

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

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

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所無恨魴曰汝知悔

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

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

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

熹爲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

純爲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起原陵

更封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

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

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為執金吾魴性矜嚴公正在

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巡

郡國留魴宿衛南宮東觀記曰勅魴車駕發後將提

士保官給牀蓆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

冬為五更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

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為侍中以恭

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郎

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

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

府留飲十許日賜駁犀具劍佩刀以班犀飾劍也紫艾綬艾

其色似艾玉玦各一以半環曰玦飾帶也拜子世為黃門侍郎

世第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

是特詔以它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足音即歲入穀

三萬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震為太尉及北鄉

侯立王章帝孫濟北惠也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喜參錄

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喜皆以阿黨閹顯江京等策

免復為衛尉卒子代嗣劉歆曰子世為郎子代嗣

世後嗣立時作代蓋後人見其名疑代以為避太宗

諱所改遂還作世而忘其後尚皆作代也今前後不

同遂似兩人當定從一所以知世即代者拜家代卒

弟承嗣為步兵校尉石弟珖珖音和帝時詔封楊邑

侯劉歆曰案侯國絕而復續者皆亦以石寵官城

門校尉卒子肅嗣為黃門侍郎

虞延傳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

陽郡俗本為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昇天

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

說文曰扛鼎橫關少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

對舉也扛音江賓客放從劉攽曰案當作

謝承書曰莽貴人魏氏賓客放從縱古文雖通而注

以椒房之寵威傾郡縣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

不音明其當作縱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

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

全者甚眾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

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

同縣人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細陽縣屬汝

今潁州汝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

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

而死延率吏掾史劉攽曰案郡有掾有殯于門外

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

功曹富姓宗名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

晏嬰輔齊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之家若此之貧也奚衣

之惡也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相魯以

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

從被誅臨當伏刑擊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

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

靈后園陵在焉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

時死小黃北後為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風俗傳云沛

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

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于梓宮其浴處仍

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鍾

簾衛守小黃有祭器籩豆鼎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

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蘖

皆諳其數株根也蘖伐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

勅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

今汴州縣也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為罪在

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

延故貰御史罪貰放也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

劍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况

辟焉謝承書曰况字文伯京北杜陵人也代為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

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充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况為司徒

王姓音宿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黄門馳問之即

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

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

百笞音彭也信陽侯陰就就光烈皇后弟也乃訴帝譖

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

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

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

齊景公問晏子曰理

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對曰今考實未

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陞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

之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戟宿衛也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

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

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

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

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

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

之乃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佩刀錢

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啓延乃自勅衍稱南陽功曹詣

闕既到拜郎中遷玄武司馬玄武宮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有司馬一人秩

千石見續漢志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

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以延為明三年

徵代趙熹為太尉八年代范遷為司徒歷位二府十

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

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

幽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文書察舉非

曹從事理中從事之類是也見續漢志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

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子孫不

免寒餒餒餓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延從曾孫放

字子仲少為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

放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以議誅

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為司空坐水災免性疾

惡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

黨事誅

鄭弘傳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山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

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邪溪載

薪為難願且南風暮北風後果然也故從祖吉宣帝時

為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武帝時徙強宗大姓

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

也弘少為鄉嗇夫謝承書曰為靈文鄉嗇夫愛人

知人貧富為主知人善惡為役先後太守第五倫行春

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

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

以疏引贛也疏書贛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

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

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鑽詣闕上章為贛訟罪顯宗

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

顯名拜為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道德化

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偏熟

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

然以狀聞詔書以為不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

守致謝承書曰弘消息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

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輻畫作鹿明府必為

宰相○劉攽曰案漢郡無淮陰者當是淮陽此時未

又為陳國也下文四遷建初為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

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

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樂音五請使郎補千石令史

為長石○劉攽曰案文少一令字但云千帝從其議弘

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出
為平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眾為大司農舊
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東冶縣屬會稽郡太

名爲東冶後改爲東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

候官今泉州閩縣是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夷平也至今遂爲

常路今謂范曄時也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

遭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說文曰帑金布所藏之府

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和

元年代鄧彪爲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

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

雲母屏風分隔其間以雲母飾屏風也由此以爲故事在位

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穢又上

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

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

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

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

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勅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周章傳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

叔或作升

初仕郡爲功曹時大

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

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

交且憲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

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

剖符解見杜詩傳

舉止進退其可

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

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

以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爲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爲

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爲太常其冬代尹勤爲司

空是時中常侍鄭衆蔡倫等皆秉執豫政章數進直

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痼猶廢也不可奉

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之以勝為平原

王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

既不立恐後為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是為

安帝○劉敞曰案安帝名祐此作祐字之誤也見說文亦作祐章以衆心不附遂

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

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遙遠之而立平

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

并日而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載孔子之詞也立謂立功立事也

權也者反常者也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將從反常

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也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

周章身非負圖之託武帝欲立昭帝為太子乃賜霍光德乏

萬夫之望詩云願願昂昂王無絕天之亶地有既安之

執書曰紂自絕於天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

悖乎悖逆也如令君器易以下議卽斗筭必能叨天業

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

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

又反之人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於戲方來之人

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魴用降帑帑虜也延感歸囚

鄭竇怨偶代相爲仇左傳曰怨偶曰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謀

易曰智小而謀大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後漢書卷六十三

後漢書卷六十三考證

朱浮傳封舞陽侯○監本作武陽宋本作舞陽臣會

汾按舞陽屬潁川郡武陽屬犍為郡又郡有東武

陽泰山郡有南武陽侯國當建武之初徐兗未平

蜀漢為公孫述所據則此所封者當是潁川郡之

舞陽從宋本為是

寵既積怨聞之遂大怒○一本聞字下無之字不成

句今仍監本

自捐盛時○監本作自損日知錄曰損當作捐今從

改

馮魴傳宿衛南宮注領南宮吏士保官給牀蓆○宋

本毛本皆無官字臣會汾按文義當云領南宮吏

士官給牀蓆保字疑衍否則有缺文

虞延傳延率吏掾史○臣會汾按正文掾史上加吏

字不成文句詳劉歆刊誤當是正文作延率掾吏

故駁正吏當為史也

司徒玉况辟焉○臣會汾按玉篇金玉之玉魚錄反

點在中畫下其音宿者點在中畫上監本作王今改從玉

又注章和元年詔以况爲司徒○諸本同臣會汾按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三年以陳留太守玉况爲大司徒謝承書誤

鄭弘傳淮陰太守劉歆刊誤一條○舊本誤刊於尚書令下今改正

史臣論王無絕天之慶○諸本同臣會汾按王字當作主卽謂安帝也

後漢書卷六十三考證